

《世界盡頭的女友》移步換景的女性敘事

◆溫文錦喜歡地鐵出行，來來往往的人皆各有趣趣

有人說她的文字如日劇般含蓄清麗，日常書寫如東南亞熱帶風光般濃郁斑斕，人物變形充滿中國東方巫術、古典傳奇的奇妙想像，綜合具備亞洲多國氣息；也有人沉迷她精細明快、移步換景的敘事，借助多聲部表現一個個女性形象……她就是80後作家溫文錦，為「中信出版青年創作者計劃」作者，她的小說《西貢往事》獲第五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三生》獲第七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中信出版集團鏡像工作室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世界盡頭的女友》。

◆溫文錦新作《世界盡頭的女友》。

80後作家溫文錦：混入人群 精怪自來

由中信出版集團鏡像工作室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世界盡頭的女友》，收錄了12篇風格獨異的小說。閱讀此書，80後作者溫文錦獨特的審美構想，令諸多讀者收穫驚艷。玩過樂隊，想當大象飼養員，但文字令她找到了暢遊的呼吸節奏。久居廣州十多年，城市賦予她的文字氣質，又帶給她哪些文學的想像力？請讀者跟着香港文匯報的專訪，且聽一二。

嘿，去動物園看大象，發現旁邊的長頸鹿少了很多。聽說被轉賣後，對長頸鹿的念想你會停留多久？長頸鹿是怎麼運出城市？長長的脖子，小小的腦袋，它能看到哪些流動人群、景觀？溫文錦想着這些，還得寫下一篇長文方才過癮。普通人的好奇心，似乎在「啊」過之後嘎然而止。溫文錦不覺得自己的好奇心有多特別。在她看來更像是日常出走的一種慣性思維。

在廣州的冰雹天走出家門，想去看看大象，結果心思被轉賣的長頸鹿牽扯，也會在回家的途中撿回一隻嘆氣的流浪貓……身邊的人在溫文錦的自得其樂中也可以分到一杯「有趣」羹。

翻閱《世界盡頭的女友》這本小說，河童女孩婉珍、廢墟男孩震東、尾指男孩小誠、珍珠馬女孩小月、蛇女白素貞、雙性戀母親、神婆、會說話的玳瑁貓、頭皮有少年臉文身的神秘客人……溫文錦精妙掌握著虛實比例，於「變形」書寫中創造了一個虛實交接、如夢似真的世界，少年情懷中的不安與感傷，虛實交接中的生命隱喻，令她的作品有一種超然氣質。

有一句話是對一本書最好的恭維：「看完最後一個字，忍不住想返回再從頭看起。」令人有一種

種通入「異想世界」的閱讀快感，也會忍不住好奇溫文錦筆下的這些精怪人物的創作靈感究竟如何得來？

溫文錦不藏着掖着，她發現，靈感更多在地鐵裏，也可能是十字路口等紅綠燈的人群裏。「很容易被周圍的氣息所傳染。」這是屬於溫文錦的自我察覺。寫《蜻蜓之翼》這個短篇時，故事的開端是在地鐵車廂裏，溫文錦看到一個人的背影，一下子被他的耳朵吸引。

溫文錦感覺到，那雙耳朵很有自己的想法，似乎想獨立於主人，出走擁有自己的生命。為此，她跟着這個「耳朵」的主人坐了很久的地鐵。原本，她在上車後的下一站就該換乘。同樣，小說開篇的「河童女孩」，是溫文錦看到一個小女孩，她長了一張成年女人的臉，於是有了《寫她名字的水》這一短篇……

溫文錦的小說集，有人讀出了一種屬於東南亞亞熱帶的「濕熱」感；嫵靜白皙，半截裙、小皮鞋的淑女打扮樣，很難想像溫文錦玩樂隊時的模樣，初見的人大都會識時務地嘆一聲：「這玩得就是反差萌」。

寫作必要有音樂 跟着旋律寫到狂躁

一如約見的當天，廣州連續暴雨後的初晴，從咖啡屋的空調房裏走出去拍照片，相機鏡頭不斷起霧，形成天然的「濕熱」的濾鏡。咔嚓數張，看到影像裏的自己，溫文錦和每一個愛美的女孩一樣，會注意胖瘦、表情等細節。談論城市對個人影響時，溫文錦肯定說道，會不知不覺代入一些城市的味道，就好像大家最容易掛在嘴邊的天氣，自己小說裏的那種濕熱、黏稠的感覺，讀者讀來想到的一定是處於亞熱帶的南方城市。

曾經短暫北漂過，適應不了北方的乾燥和冷冽，溫文錦一頭扎進滿眼是綠的廣州，找到了一種可以安置好自己的妥帖感。全職寫作的十年有多，日常要對抗閒散，寫作的日常也需要一些規律安排。除了在每個下午走出去健身，上午和晚上的寫作時段，溫文錦喜歡把窗簾全部拉起來，留下一盞小檯燈的光影，打開音響放着歌，這幾個既定動作下來，很快能進入到寫作的狀態。

寫小說，溫文錦離不開音樂伴作。她很習慣跟着歌曲的旋律，甚至期待音樂裏的狂躁把自己帶入一種情緒高漲的寫作狀態中，這種感覺寫下來，就好像世界都閃耀着流動的光。例如，《世界盡頭的女友》這一短篇，她聽了很多搖滾的電子樂。在整個寫作中，溫文錦積極在聽那種氣氛比較陰冷清涼又有些嘶啞的歌。

寫作時對音樂的依賴，包括迷戀改編曲日裏的情感轉化和錯位。音樂聽多了，溫文錦喜歡不同國家歌手演唱時傳遞出的感覺差，尤其是流行歌裏面蘊含的世俗男女的感情，跨地區之間的差異化處理很明顯。這種細節情感的敏感度，令她樂在其中。

書籍引發書籍。寫作《世界盡頭的女友》時，溫文錦承認受到了《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一些影響，借奇幻寓言，反思現代人自我的失落與追尋。內地有評論家稱讚溫文錦的《世界盡頭的女友》則淡化了一些批判的意味，以奇幻想像、奇異時空、精怪人物、獨特想像構造出獨屬於現代人的生存空間，溫和地表達着前對世界的一些關注。溫文錦認為，小說寫得不是某一種具體的心理，更多的是一種心境：曾經有不安，現在是理解。

「星二代」何嘉珍：寫作展現內心「宇宙」



◆何嘉珍熱愛寫作。

何嘉珍，這個名字有可能你們會熟悉，也許是因為我是個「星二代」（媽媽是演員胡慧中），或許你們是透過我的社交媒體來認識我的。但是你們所認識的，並不是真實的我。

「在一個故事裏，有人做了一個夢；在那個夢裏，有人說了一個故事。」而親愛的讀者們，正在觀看我的詩集裏，有可以與你共鳴的詩篇嗎？也許你們正在經歷一些旁人不知道的難關黑暗，但是我希望：往後的日子，無論前方的路途有多艱難，希望我們臉上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希望我們可以活成自己的光！

我從小就很喜歡寫一小段的文字記錄當天發生的事情，或許你們會覺得「不會吧！一點小事還要寫出來嗎？」但這個習慣就一直不知不覺地陪着我長大。在我迷失的時候，我就會寫一小段文字來抒發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在我開心幸福的時候，我也會記錄當天發生的好事情。父母非常鼓勵我寫作，並在我小時候答應我，如果有足夠的詩詞之後會幫我出書。結果，這場夢，我等了8年！終於在我23歲的時候，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小小的成就，小小的里程碑，我想要趁這個寶貴的機會向那些曾經將我從黑暗裏面拉起來的家人朋友們說一聲：「謝謝！」小學的時候，我受到飽讀詩書的父母的文化渲染，中午的時候，我一吃完午飯就很喜歡去學校的圖書館，去看書。我特別喜歡冰心和余光中的書籍。雖然這兩位作者的書籍有在我們的課文裏面，但是我非常欣賞冰心散文的獨特風格，最喜歡的是她的《春水》，她的清新細膩的情感都是源於生活中的片段，從她的文章中能夠感受到冰心是一個多麼熱愛生活的人，而且她會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傳遞給更多的人，透過文字來傳遞，讓讀者走進作者的內心。她這樣的人生啟發了我，所以我也想把我的故事透過自己寫的詩詞來表達我的內心，這本詩集的插圖也是我自己拍攝的，從中，我也希望可以鼓勵那些在逆境的人繼續振作前行，因為你一旦相信光，光就會慢慢地出現在你身上。

希望你們讀完這本詩集之後，明白了做自己的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喜歡自己比喜歡這個世界更重要。做自己種的花，愛自己的宇宙。人間這一趟，我們翻山越嶺為自己而來。雖然這條路上會有很多人評論論足，但要堅持自己想做的，努力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就已經很好了。千萬不要放棄，最好的東西都是壓軸出場的。我們一起加油吧！

希望你們讀完這本詩集之後，明白了做自己的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喜歡自己比喜歡這個世界更重要。做自己種的花，愛自己的宇宙。人間這一趟，我們翻山越嶺為自己而來。雖然這條路上會有很多人評論論足，但要堅持自己想做的，努力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就已經很好了。千萬不要放棄，最好的東西都是壓軸出場的。我們一起加油吧！

「詩書作伴·同心同行」兩岸文學論壇廈門啟幕

據新華社報道，以「詩書作伴·同心同行」為主題的2024兩岸文學論壇暨青年文學交流活動6月29日在廈門翔安啟幕。舒婷、陳若曦、張曉風等來自海峽兩岸的140多位知名作家及高校青年聚首廈門，共話兩岸文學的交流與發展。

據介紹，此次論壇是「海峽論壇」首次設立文學主題板塊，除開幕式外，還舉辦了以「兩岸小說散文創作成就與特色」、「兩岸詩歌傳承與創新」為主題的兩場文學論壇。同時，名家講座、經典文學誦讀音樂會和兩岸青年聯誼會等活動也將舉辦。7月1日至3日，兩岸作家與高校青年將前往南京展開文學交流。

陳若曦作為台灣作家代表在開幕儀式上致辭，她講述了自己走上文學之路的原因，深情回憶了一位大陸語文老師對她的深刻影響。她希望兩岸青年可以敞開心扉、互相了解，以文學為紐帶，建立屬於青年一代的友誼。

三毛余光中家屬捐文學資料

在開幕式上的文學資料捐贈儀式上，三毛和余光中家屬將著名作家三毛、著名詩人余光中的珍貴文學資料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三毛的親屬陳傑表示，三毛在短短的一生裏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得到了兩岸讀者的喜愛。三毛一生熱愛旅行和寫作，眷戀中華文化，在祖國大陸留下了深

深的足跡。余光中的女兒余佩珊說，父親生前曾把中國文化比喻作一個同心圓，「這個圓的核心就是中國文化，而半徑，則是中文。」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胡邦勝表示，希望通過論壇搭建兩岸文學交流平臺，培育青年文學創作人才。期待兩岸作家以錦繡文章弘揚中華文化，以生花妙筆書寫兩岸故事。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黃文濤表示，論壇以中華文化為底蘊，以文學創作為主線，希望兩岸文學界同仁尤其是年輕一代創作者，密切交往、深化交流、互學互鑒，共同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書寫屬於兩岸中國人的時代華章。

本次論壇由中國作家協會港澳辦公室、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廈門市翔安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兩岸文學論壇現場

圖源中新網

匈牙利青年李天宇在中國：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身背雙肩包，裏面放着相機、話筒、無人機等設備，一身簡便，腳步輕快，看到新奇東西第一時間總是拿起手機記錄，出鏡錄影前要喊一、二、三……儘管剛畢業，匈牙利青年李天宇（Lengyel Bence）卻像一個專業記者。「我的五年中國求學經歷，可用一句話形容：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近日，李天宇在一場重慶Citywalk中，向中新社記者分享了自己的留學故事。

李天宇來自匈牙利東部的一座小城，因為對語言、文化感興趣，又聽說中文、匈牙利語都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之一，想要挑戰一下，19歲開始學習中文，後畢業於羅蘭大學中文系。

在學習中文時，他請老師為自己取一個地道的中文名，而得名的李天宇。其中，姓李取自Lengyel，名字天宇則有天地宇宙之意。有趣的是，因名字太像中國人，留學期間，他常被老師點名答問。

「中文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李天宇說，2019年初來中國時，他原本計劃只留學一年。而所見所聞所學，讓他有了更多探求的慾望，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學習，於今年6月拿到碩士學位證書。

求學期間，李天宇利用空閒時間到各地旅行。出發前，他會做好吃住行等攻略，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北京、上海、內蒙古、廣西、重慶……每到一處，他喜歡穿上當地傳統服飾，品嚐地道美食，進行沉浸式體驗，並以文字或Vlog形式，記錄下切身感受。

重慶人為何喜歡吃火鍋？湖南食物的辣，和匈牙利食物的辣有何不同？內蒙古的傳統服飾為何跟我們的很相

近？在各地旅行期間，他一邊提問，一邊拍攝、撰稿，希望以匈牙利人的角度去了解中國。

他的這些作品，引起了業界關注。布達佩斯中國文化中心邀請他在微信公眾號開設「天宇在中國」專欄，從2022年至今已推出27期，相關圖、文、視頻在海內外同步發布，吸引不少關注。

在專欄寫作過程中，李天宇也提前體驗了記者的生活。他笑稱，外出創作時，他一個人就是一個團隊，拍攝、配音、出鏡、剪輯等都由他來完成，忙並快樂。

他向記者展示了今年以來的航班紀錄，幾乎每半月就有一次起降。每次外出創作，多則近20天，少則兩三天，他會根據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自主規劃行程，以保證最終的我手寫我心。

中國地大物博，交通方式多樣，除了飛機外，還有高鐵、汽車、輪船等可供選擇，讓他倍感便利；風土人情各地不同，讓他有增長見識之感。此外，旅途中常被當地人熱情相待，他感嘆：「於細節處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綜合「天宇在中國」等作品在匈牙利的反饋，李天宇發現，同胞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故宮、老街、文化遺產等等。他很欣喜，同時也覺得肩上了多了一份責任。

在李天宇看來，中國不僅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其現代化程度，高樓大廈、公共服務設施，都應該成為大家感興趣的地方。未來，他打算在中國攻讀博士學位，希望自己可以向同胞介紹中國現代化的一面，為中文化、經濟交流出力。文：中新社



◆匈牙利青年李天宇在中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中新社